

中国 新文学大系

1927—1937 ● 第九集 小说集七

巴 金序

ZHONGGUO XINWENXUE DAXI



中国

新文学大系

1927—1937

第九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67285

967285

In 20 Volumes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27—1937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RESS, EDITOR

VOLUME 7

Book Nine: FICTION

Prefaced by Ba Jin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ress 1984

Shanghai, China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27—1937 第九集 小说集七

巴 金 序

编辑、出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绍兴路74号)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上海新华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6.375 插页 6 字数 585,000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书号：10078·3513 定价：5.00元

小说集七

长篇卷

巴金序

目 录

家.....	巴 金 (1)
《激流》总序	(3)
呈献给一个人(代序)	(7)
后记	(427)
八月的乡村.....	田 军 (429)
序言	鲁 迅 (432)
书后	田 军 (616)
死水微澜.....	李劫人 (619)
编后记	(839)

家

巴 金

《家》，原名《激流》，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八日至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在上海《时报》上连载。一九三三年五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题名《家》。本书采用此版本。

《激流》总序

几年以前我流了眼泪读托尔斯太底小说《复活》，曾在书前的一页空白上面写下了“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这样的一句话。

事实并不是这样。生活乃是一个 Jeu。我们生活来做什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有这生命？罗曼·罗兰底回答是“为的是来征服它”。我以为他说得不错。

在这世界上我自从赋有了生命以来，虽仅过了二十几年的岁月，但这短短的时期并不是白费的，这其间我也曾看见了的东西。我底周围是无边的黑暗，但我并不孤独，并不绝望。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之激流在动荡，在创造它自己底径路，以通过黑暗的乱山碎石之中。

这激流永远动荡着，并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过，而且也不能够停止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底途中，它曾发射出了种种水花，这里面有爱，有恨，有欢乐，也有受苦。这一切造成了一股激流，具着排山之势，向着那唯一的海流去。这唯一的海是什么，而且什么时候它才可以流到海里，就没有人能够确定地知道了。

我和所有其余的人一样，生活在这世界上，是为的来征服生

活。我也曾参加在这个 Jeu 里面。我有我底爱,有我底恨,有我底欢乐,也有我底受苦。但我并没有失去我底信仰,对于生活之信仰。我底生活并未终结,我不知道在前面还有什么东西等着我,然而我对于将来却也有了一点含糊的概念。因为过去并不是一个沉默的哑子,它会告诉我们一些东西。

在这里我所欲展示给读者的乃是描写过去十多年间的一幅图画,自然这里只有生活底一小部分,但已经可以看见那一股由爱与恨,欢乐与受苦所组织成的生活之激流是如何地在动荡了。我不是一个说教者,所以我不能够明确地指出一条路来,但读者自己可以在里面去寻它。

有人说过。路本没有,因为走的人多了,便成了一条路。又有人说路是有的,正因为有了路才有许多人走,谁是谁非,我不想判断。我还年青,我还要生活,我还要征服生活。我知道生活之激流是不会停止的,且看它把我载到什么地方去。

一九三一年四月巴金

目 录

呈献给一个人(代序)	(7)
第 一 章 两兄弟	(11)
第 二 章 琴	(16)
第 三 章 两个面庞	(21)
第 四 章 灵魂底一隅	(30)
第 五 章 母与女	(35)
第 六 章 做大哥的人	(42)
第 七 章 旧事重提	(51)
第 八 章 请愿	(65)
第 九 章 祖孙两代	(73)
第 十 章 爱	(82)
第 十 一 章 生活之一页	(98)
第 十 二 章 掘开过去的坟墓	(107)
第 十 三 章 合家欢	(118)
第 十 四 章 忘	(126)
第 十 五 章 除夕	(139)
第 十 六 章 雪下的火山	(152)
第 十 七 章 彩虹	(160)

第十八章	龙灯	(169)
第十九章	明月夜	(176)
第二十章	围城	(188)
第二十一章	重逢	(203)
第二十二章	恐怖	(213)
第二十三章	邂逅	(222)
第二十四章	女人底心	(229)
第二十五章	新的路	(237)
第二十六章	生与死	(255)
第二十七章	微小的生存	(273)
第二十八章	雨夜的梦	(283)
第二十九章	青年底心	(300)
第三十章	一件大事	(314)
第三十一章	逃婚	(329)
第三十二章	梅	(346)
第三十三章	变	(355)
第三十四章	捉鬼	(365)
第三十五章	祖父底死	(372)
第三十六章	复仇	(382)
第三十七章	新的“塔布”	(394)
第三十八章	叛徒	(402)
第三十九章	最后的一夜	(413)
第四十章	再见	(422)
后记		(427)

呈献给一个人(代序)

大前年冬天我曾经写信告诉你，我打算为你写一部长篇小说，可是我有种种的顾虑和困难。你却写了鼓舞的信来，你希望我早日把它写成，你说你不能忍耐地等着读它。你并且还提到狄更司写《块肉余生述》的事，因为那是你所最爱的一个作家。

你底信在我底抽屉里整整放了一年多，我底小说还不曾动笔。我知道你是怎样焦急地在等待着。直到去年四月我应允了时报馆底要求，才下了决心开始来写它。我想这一次不会再劳你久待了。我并且预备把报纸为你保留一份汇集起来寄给你。然而出乎意料之外的，我底小说星期六开始在报上发表，而报告你底死讯的无线电报星期日就到了。你竟连读我底小说的机会也没有！

你底死我也曾料到过，但我万想不到有这样快，而且也想不到你果然用自己底手割断了你底生命，虽然在八、九年前我曾听见你说要自杀。

你不过活了三十多岁，你到死还是一个青年，可是你果然有过青春么？你底三十多年的生涯，那是一部多么惨痛的历史呵。你完全成了一个不必要的牺牲品了。这你一直到死还是不明白的。

你有一个美妙的幻梦，你自己把它打破了；你有一个光荣的前途，你自己把它毁灭了。你在一个短时期内也曾为自己建造过一个新的理想，你又拿“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来把自己底头脑麻醉了。你曾经爱过一个少女，而又让父亲拿拮据来决定你底命运，去和另一个少女结婚；你爱你的妻，却又因了鬼话的缘故把你底将生产的妻送到城外荒凉的地方去。你含着眼泪忍受了一切不义的行为，你从不曾说过一句反抗的话。你底一生完全是为着敷衍别人，任人播弄。自己知道已经快逼近深渊了，不去走别的路，却只顾向那深渊走去，终于到了陷落的一天，便不得不拿毒药来做你底唯一的拯救了。你或者是为顾全绅士底面子死了；或者是不能忍受未来的更苦痛的生活死了；这一层，我虽然熟读了你底遗书，也不能够了解。然而结果你终于丧失了绅士底面子，而且把更苦痛的生活留给你所爱的妻和儿女，或者还给了另一个女人（我相信这一个女人是一定有的，你曾经和我谈到对于她的灵的爱，然而便是这爱情也不能够拯救你，可见爱情这东西在生活里究竟是占着怎样次要的地位了）。

假若你能够活起来，读到我底小说，或者看到你死后你所爱的人底遭遇，你也许会觉悟罢，你也许会决然地来走新的路罢，但是如今太迟了，你底骨头已经腐烂了。

然而因为你做过这一切，因为你是一个懦弱的人，我就憎恨你吗？不，决不。你究竟是我所爱而又爱过我的哥哥，虽然我们这七八年来因了思想和别的关系一天一天地离远了。就在这时候我还是爱你的。可是你想不到这爱如今究竟给了我什么样的影响了！它将使许多痛苦的回忆永远生存在我底脑海里。

我还记得三年以前你来上海看我。你归去的那一天，我把你送到船上。那样狭小的房舱，那样炎热的天气，把我和三个送

行者赶了下来。我们不曾说什么话，因为你早是泪痕满面了。我和你握了手说一声“路上保重”，正要走下去，你却把我叫住了。我问你什么事，你不答话，却进了舱去開箱子。我以为你一定带了什么东西来要交给某某人，却忘记交了，现在要我送去。我正在怪你健忘，谁知你却拿了一张留声唱片给我，一面抽泣地说：“你拿去唱。”我接到手看，是Gracie Fields。唱的 Sonny Boy 你知道我喜欢听它，所以把它送给我，然而我知道你也是同样喜欢听它的。在平时我一定很高兴接受它，可是这时候，我却不愿意把它从你底手里夺了去，但我又一想我已经有许多次违抗过你底意志了，这一次在分别的时候不愿再违反你底意思使你更伤心，因为我明白你底这举动是想给我留下一个纪念。接了唱片，我并不曾说一句话，我那时的心情是不能够用话语表现出来的。我坐上了划子，让黄浦江上的风浪颠播着我，我看着外滩一带的灯火，我记起了我是怎样地送别了那一个人，我底心开始痛楚着，我底不常哭泣的眼里竟滴下泪来。我当时何尝知道这就是我们弟兄底最后一面。如今，这唱片在我底书斋里孤寂的躺卧了三年以后已经成了战争底牺牲品，而那曾经摸过它的一双手也早已变为肥料了。

从你底遗书里我知道你是怎样地不愿意死，你是怎样地踌躇着，你三次写了遗书，你又三次把它毁了。你是怎样地留恋着生活，留恋着你所爱的人啊！然而你终于写了那第四次的遗书。从这个也可以知道你底最后的一刹那间一定是一幕怎样可怖的生与死底挣扎。但是你终于死了。

你不愿意死，你留恋着生活，甚至在第四次的遗书里，字里行间也处处显露出生命底呼声来，就在那时候你还不自觉地喊叫着“我不愿意死”，你现在毕竟死了。做了一个完全不必要的

牺牲品而死了。你已经是过去的人物了。

然而我是不会死的，我是要活下去的。我要写，我要用我底这管笔写尽我所要写的。这管笔，你大前年在上海时买来送给我的这管自来水笔，我曾用它写过我底《灭亡》以外的各篇小说。它会使我时时刻刻都记念着你，而且它会使你复活起来，复活起来看我将怎样踏过那一切骸骨而前进罢。

一九三二年四月

第一章 两兄弟

风刮得很紧，雪片象扯破了的棉絮似的无力地在空中飘舞，无目的地落下地来。墙脚已经堆砌好了一条白的路，左右两边各有这样的一条，好象给中间的泥泞的道路镶了两道宽边。

街中有行人和两人抬着的轿子。他们努力在和风雪战斗，但依然敌不过它，显出了畏缩的样子。雪片还是不住地落，而且愈过愈多，白茫茫的布满在天空中，向四处落下来，落在伞上，落在轿顶上，落在轿夫底斗笠上，落在行人底脸上。

风玩弄着伞，把它吹得向四面偏倒，有一两次甚至把它吹离了行人底手。风在天空中怒吼着，声音很是凄厉，和雪地上的脚步声混合起来，成了一种异样的音乐，这音乐刺着行人底耳，使他们在困苦之外还感到一种恐怖，这好象给他们指示出来，这风雪会长久的管治着世界，明媚的春日是不会再回来的了。

已经是傍晚，天阴沉着，路旁的灯火还没有燃起来，但街中的一切都只剩有模糊的轮廓了，其余便消失在这逐渐增加的灰暗的暮色里。时间不停地向夜走去。到处都是寒冷。街中满是水泥。一个唯一的希望鼓舞着行人在这困难的环境中挣扎，这便是温暖明亮的家。

“三弟，走快点，不然恐怕赶不上晚饭的。”说话的是一个十

八岁的青年，一手拿着伞，一手提着棉袍底一角，说着掉过头来看后面，圆圆的脸冻得通红，鼻上架着黑边的眼镜，一片雪花正在这时候落到了镜片上面。他便放下了棉袍，用手把眼镜拭了一下。然后又提起棉袍和先前一样。

后面走着的是一个和他有同样身材同样服装的青年，年纪略小一点脸庞也较瘦，一双眼睛却是非常清明锐利，与他哥哥底不同。

“不要紧，就快到了。……民哥，今天演习底成绩算你最好，你底英文说得很自然，很流利。你装扮李医生底态度很不错。已经很熟了。”他用热烈的语调说，一面加速了脚步，水泥四溅，他底裤脚又染上了一些泥点。

“这没有什么，不过我底胆子大一点，”哥哥高觉民显出得意的样子说，便停了脚步，让弟弟走到他底旁边，然后又说下去：“你底胆子太小了，你扮演那黑狗简直不象。你昨天不是把那几句话背得很熟吗？怎么上台去就背不出来了。要不是朱先生提醒你，恐怕你还背不完呢！”哥哥温和地说，并没有一点责备的意思。

弟弟觉慧很觉得惭愧，脸更变得红了，几乎是惶乱地，又是辩解地说：“不知什么缘故，一上讲台心就慌了。好象有许多人底眼光在看我，我想尽我底力量做，我恨不得把所有的话一字不遗漏地说出来。”一阵风把他手里的伞弄得旋转起来，他连忙止了话，用力握着伞底柄，然而也没有什么大用处，幸而这一阵风马上就过去了。路中间已经堆积了落下来未融化的雪，望过去，白皑皑的，上面留着重重叠叠的新旧脚迹，常常是一步踏在一步上面，新的遮掩了旧的。

“我恨不得把全篇的话一字不遗漏地背了出来，”觉慧又把